試論王熙鳳之性格與其失勢之聯繫

駱雨然

摘　要

王熙鳳在賈府顯赫一時，最終失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與賈家主要女性家族成員之間關係的僵化，甚至破裂。本文着眼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找出導致她人際關係惡化的性格弊端，並一一進行分析。研究發現，鳳姐並不像前人認為的那樣精明世故，反而因為目光短淺、城府不深、目中無人，最終令自己無法在賈家立足。

關鍵詞

王熙鳳　　性格　　人際關係

一、前言

當代紅學家馬瑞芳教授曾指出：在《紅樓夢》中，寶黛釵愛情婚姻是一條線索，賈府盛衰是一條線索。前一條線索核心是賈寶玉，後一條線索核心是王熙鳳。[1]可見王熙鳳在《紅樓夢》這部巨著中的重要性。關於王熙鳳的結局具體如何有很多猜想，[2]無論是哪種可能性，有一點可以確定，王熙鳳在賈家失勢，落得「哭向金陵事更哀」的下場。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一位顯赫一時的當家少奶奶最終走向末路呢？

1　馬瑞芳：《馬瑞芳趣話王熙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頁 6。

2　由於這不是本文重點，故不贅述。其大略情況可參常金蓮編著：《紅樓人物百家言・王熙鳳》（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 18 章〈結局〉，頁 263-272，書中囊括了各名家關於王熙鳳結局之猜想和分析。

本文認為，鑑於賈家帶有「子宮家庭」色彩，[3]且踐行着「女正位乎內」的原則，[4]故鳳姐在賈家失勢的主要原因是她與賈家主要的女性家族成員關係的破裂，而對她的人際關係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則是其性格，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關於王熙鳳性格的研究，歷來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三方面：

一是單一性格研究：即研究鳳姐的某個性格。比如清代的《紅樓夢說夢》、[5]當代的〈「真的人物」的典型與意境——論王熙鳳形象和性格的創造〉。[6]研究結論大體相似，主要有：精明、陰險、狠毒、貪財這幾點。在這方面分析比較全面的是任路漫的 "Wang Xi-feng's Six Arts and Success in Modern China" 將鳳姐性格概括為「算、迎、精、狠、偽、空」六個層面。[7]可以說，學界對於王熙鳳單一性格的分析已經比較完備。

二是性別定位研究：此類研究認為王熙鳳之所以在古典小說女性角色中如此耀眼，是因她對自己的性別意識、性別定位超前。比如澳洲學者李木蘭（Louis Edwards）在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Social Power in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ase of Wang Xifeng" 中講到：王熙鳳的名字、成長經歷、行為舉止，都更像一個男人，或者說她更希望自己是一個男人；[8]蔡禹錫認為，王熙鳳由於出身於外交官家庭，她並沒有按照傳統儒家對女性的要求規範自己，她表現出的語言犀利、熱衷權利、不屑於一夫多妻制的等等特點，都表現出她強烈的自我意識，介於當時的男性與女性之間。[9]

三是性格複雜性研究：其他研究多着眼於王熙鳳在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十分難得地具有立體、複雜的性格，以〈「美質」不美——論王熙鳳性格中的否定的美質〉[10]和〈潘金蓮與王熙鳳性格之比較〉[11]為代表，認為王熙鳳形象的刻畫摒棄了「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傳統，其「如實描寫，並無諱飾」的特點在中國小說史上十分可貴。[12]

---

3 歐麗娟：〈母性・母權・母神——《紅樓夢》中的王夫人新論〉（增訂版），載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頁 85-125。

4 段江麗：〈女正位乎內：論賈母、王熙鳳在賈府中的地位〉，《紅樓夢學刊》2002 年第 2 期，頁 201-218。

5 （清）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載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83-102。

6 李希凡：〈「真的人物」的典型與意境——論王熙鳳形象和性格的創造〉，《紅樓夢學刊》1995 年第 2 期，頁 1-34。

7 Annie Ren（任路漫）,"Wang Xi-feng's Six Arts and Success in Modern China," China Heritage, <http://chinaheritage.net/journal/wang-xi-fengs-guide-to-success-in-modern-china/?lang=zh> [檢索日期：2018 年 7 月 21 日]。

8 Louis Edwards,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Social Power in Eighteenth Century：the Case of Wang Xifeng," *Late Imperial China* 14:1 (June, 1993), pp. 34-59.

9 〔韓〕蔡禹錫：〈王熙鳳的社會倫理意識〉，《紅樓夢學刊》2002 年第 4 期，頁 118-132。

10 李慶信：〈「美質」不美——論王熙鳳性格中的否定的美質〉，《紅樓夢學刊》1990 年第 2 期，頁 77-100。

11 羅憲敏：〈潘金蓮和王熙鳳性格之比較〉，《紅樓夢學刊》1986 年第 1 期，頁 111-136。

12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西安：西安大學出版社，1925），頁 359。

綜上所述，儘管學界探討王熙鳳性格特徵的研究不少，但少有針對其性格特點如何影響其人際關係，以至她在大觀園走上末路這一問題的探討。以下就其城府不深及率直粗暴的性格特點進行深入討論。

二、城府不深

王熙鳳作為一個大家族的掌權女性，性格中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喜怒形於色，對自己情緒的控制不到位。這導致她在賈家「個個都像烏眼兒雞似的」[13]這樣複雜的環境下，極易得罪人，不經意間就將自己置於險境。從下面的例子中可見一斑。

（一）「抄檢大觀園」

這一情節中，鳳姐對王善保家的（下文中簡稱「王氏」）態度就是這一觀點的體現。邢夫人同王夫人、鳳姐姑侄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此次邢夫人派自己的陪房將撿到的繡春囊交給王夫人，且向王夫人和王熙鳳發難。王善保家的一直監督王夫人與鳳姐的處理過程，其潛臺詞就是，如果處理不當，邢夫人就會採取下一步措施。王熙鳳對這一點心知肚明。同時，「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挑唆着邢夫人生事」，以致在王夫人向眾人抱怨之前沒留心晴雯這等「妖精」時，鳳姐本有意解釋，因王氏在場，「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第七十四回，頁 631）可見，她對這位邢夫人的代言人既厭惡又忌憚。

她身處卑位，即使心有不滿，也必須對這位「特使」畢恭畢敬。鳳姐清楚這一點，所以在抄檢開始階段，對她態度比較熱絡。可後來，隨着王氏惹怒探春、要求嚴查張媽等事件暴露出其愚蠢、卑劣、勢利的性格特點後，鳳姐對她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14]很明顯，鳳姐已經對她極不耐煩，無法偽裝下去，以至怒形於色。

接着，眾人又發現司棋（王氏之外孫女）和潘又安的姦情後，鳳姐再也難掩幸災樂禍的心情，說：「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兒心，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第七十四回，頁 638）王氏丟人意味着邢夫人丟人。原本邢夫人在這次事件中處於絕對有利地位，可這麼一來局勢徹底反轉。因此，鳳姐的這番話等於是在笑話邢夫人，這也是將自己與長房更加對立起來。鳳姐如此喜形於色，王善保家的必然會轉告邢夫人。因此，「抄檢大觀園」後，原本不睦的婆媳關係就更加惡化。

作者為了突出鳳姐的這一性格特點，特地安排了王夫人與之進行對比。當王氏受邢夫人之命「監督」王夫人處理繡春囊事件時，王夫人的表現是「向來看視邢夫人心腹人

---

13 曹雪芹：《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第七十五回，頁 642。此版為庚辰本，後文凡引《紅樓夢》者，均據此版，只標回目／頁碼，不另注。

14 庚辰本第七十四回，眾人在惜春房內發現丫鬟入畫與哥哥私相傳遞財物，而傳遞人正是與王氏不睦之人老張媽，王氏迅速來了精神，要鳳姐嚴懲此人。一副小人嘴臉躍然紙上。而鳳姐的態度是：「我知道，不用你說。」（頁 637）

原無二意」，且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強些。」（第七十四回，頁 630）何等親切！這句話表面意思是王夫人心思純正，視邢夫人為自己人，但《紅樓夢》中的語言都有其深刻含義。長房、二房之間的矛盾尖銳，總不會是長房在唱獨角戲，王夫人對這一系列問題必然了然於胸。邢夫人此次借機發難，王夫人一定清楚其意欲何為。因此，作者對她此時的描寫，是在描寫她對王氏的態度，明知其來者不善，仍將其與周瑞家的等人一視同仁，不露痕跡。特別是在周瑞家的彙報繡春囊應係司棋所有之後，王夫人「吃了一驚……只得令人去回邢氏」（第七十七回，頁 660），反顯得有些無措，絲毫沒有得意之色。即使在周瑞家的面前，也堅持偽裝，足見其喜怒不形於色，城府之深，為鳳姐遠不能及。王熙鳳雖然精明強幹，但實是個性情中人，對人的態度冷熱往往表現其內心真實想法。當然，還有一點，她對自己在賈家的地位、權勢比較自信，認為不用顧忌許多。

（二）王熙鳳對待兩位未來寶二奶奶候選人的態度

王熙鳳在對待兩位未來寶二奶奶候選人的態度上，也說明了這一點。本文認爲，從性格角度和權力角度來看，鳳姐應支持寶黛聯姻。

鳳姐排斥寶釵，而且很明顯地將這種情緒表現了出來。書中沒有描寫過鳳姐和寶釵之間單獨進行交流的情節，甚至在眾人都在的場合，書中也沒有描寫二人對話，這一現象十分奇怪。這兩位既是表姐妹又是姑嫂，而且鳳姐爲賈母所喜，寶釵爲王夫人所喜，彼此都有不低的利用價值。二人十分精明，對於這一點應該很清楚。但是，伶牙俐齒、能說會道的鳳姐，和這位關係如此親密的妹妹居然幾乎「零交流」，什麼都不說本身就是一種情感的表達，說明鳳姐對寶釵連表面功夫都不願做，而鳳姐與黛玉却經常玩笑。[15]可見鳳姐將喜怒好惡全都掛在臉上。

鳳姐不但對和寶釵交流十分消極，還在第二十五回，公開表達了對寶黛結合的支持。鳳姐送茶葉給黛玉，並開玩笑說讓黛玉嫁給賈家。[16]有學者認爲，這是鳳姐在挖苦黛玉除了「人物兒」之外，其餘都配不上寶玉。[17]本文認為，這一情節可有兩種解釋：

一是鳳姐的這段話的確表明她對於黛玉有一定程度上的輕視，[18]因為她提到的幾個方面都是黛玉的短板，這無疑讓黛玉這樣情感細膩的人在眾人面前有些難堪。但是，正因

---

15 庚辰本第三十四回，黛玉看望挨打的寶玉，哭腫了眼睛，忽聞王熙鳳來了，趕忙要躲。寶玉說：「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可見，黛玉平日並不怕這位潑辣嫂子。張新之評：「是該怕他，奇而不奇。」筆者認為這是張新之一貫認為鳳姐破壞木石姻緣的成見所致，故不敢苟同。見馮其庸纂校訂定，陳其欣助纂：《八家評批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頁 809。繼而黛玉說：「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可見鳳姐經常與黛玉玩笑，並且常開她和寶玉的玩笑。這是對寶黛愛情的間接支持。

16 第二十五回，鳳姐說：「（寶玉）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兒家私兒配不上？」（頁 199）

17 張新之認為，鳳姐之意是明言「黛玉孤寒」。見馮其庸纂校訂定，陳其欣助纂：《八家評批紅樓夢》，頁 573。

18 馮其庸、李廣柏著：《紅樓夢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頁 34。

為鳳姐對黛玉的輕視，使得她不視黛玉為威脅，於是支持黛玉成為寶二奶奶，成為自己的妯娌。

二是由於黛玉的財產問題至今仍是個未解之謎，所以不能確定黛玉就是個身無分文的孤女。因此，鳳姐這番話也不能理解爲是對黛玉的奚落。

寶釵對於鳳姐這種完全無視自己的態度，自然心知肚明。在第二十五回，鳳姐開玩笑後，黛玉害羞欲逃離現場，寶釵說：「二嫂子的詼諧真是好的。」（頁 200）這明顯是對這次事件的一個定性，這是對鳳姐的反抗。鳳姐將對寶釵的排斥表現出來，除了寶釵會對她不滿之外，王夫人自然也會不滿。

雖然本文認為王熙鳳支持黛玉嫁給寶玉，因而還對寶釵多有得罪之處，但事實上，鳳姐也同樣因為喜怒形於色的問題得罪了黛玉。

鳳姐在第二十七回，詢問小紅的名字，聽說之前叫紅玉時，表現出對名字中帶「玉」的人的反感：「討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頁 216）她的這種反感自然不是對寶玉，因為她不會有這個膽量當着眾人嫌棄寶玉的名字，那麼她嫌棄的就只能是黛玉。姚燮由此認為，這是鳳姐厭惡黛玉的確鑿證據，[19]甚至有的認為是鳳姐反對寶黛結合的依據，如王希廉曾說：「鳳姐之嫉黛玉，固由畏忌，亦由小紅在側，為齋中語，故定多暗中播弄也。」[20]本文認為，鳳姐或許有些厭惡黛玉，但不能因此斷定其反對寶黛婚事。鳳姐對黛玉的厭惡或許是一種不耐煩情緒的表現，其原因主要是黛玉身無分文卻多病多災，總要延醫問藥，花費很多。一個當家理政之人對麻煩多、花錢多的寄養親戚自然沒什麼好感。[21]當然，鳳姐當着小紅和李紈的面輕易將對黛玉的厭惡宣之於口，可見她平日並不避諱表達這種情感。她在賈家的地位舉足輕重，她的語言、態度會迅速傳開，並影響家下眾人對黛玉的態度，這會導致黛玉的處境更加艱難。但與此同時，黛玉，甚至賈母也會對鳳姐不滿。其實鳳姐對黛玉平日的關心並不少，[22]比如第二十五回，提到給黛玉送茶葉。再如抄檢大觀園時，鳳姐十分注意安撫黛玉的情緒，原文有述：「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吧，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這和到了迎春處只說了句「不必驚動姑娘」形成對比，作者通過這一細節突出鳳姐對黛玉的重視。哪怕只是礙着賈母的面子，這些對於身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環境中的黛玉而言依然是雪中送炭。[23]

因此，鳳姐反感紅玉的名字一事只能說明她對黛玉也有不滿之處，並且表現出來，但這不能作為鳳姐支持寶釵的依據。

---

19 （清）姚燮：〈紅樓夢點評〉，載沙地、詹紅旗主編：《名家點評紅樓夢》（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 78。

20 （清）王希廉：〈紅樓夢總評〉，載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頁 151。

21 徐乃為：《紅樓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53。

22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頁 78。

23 郁丁：《細嚼慢嚥讀紅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頁 7。

賈府中還有一人，也同時得罪了薛林二人。此人就是晴雯。在第二十六回，晴雯因與碧痕拌嘴，故遷怒於寶釵，繼而又拒給黛玉開門，[24]惹得黛玉十分傷心。而晴雯的這種意氣用事，毫無城府，最終給她帶來了滅頂之災。那麼具備同樣性格特點的王熙鳳自然也會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三、率直粗暴

（一）對下人

書中幾次描寫王熙鳳虐婢的劣行（第四十四回，頁 355；六十一回，頁 511；六十七回，頁 568）。[25]動輒紮臉、打耳光。第六十一回，鳳姐對平兒說的一番話可謂觸目驚心：「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這樣的懲罰在鳳姐看來，已經是給了幾分面子。若不是王夫人房中的丫鬟，鳳姐就毫不猶豫地用刑了。可見鳳姐平時在處理下人的問題時多麼粗暴，完全不講究方式方法。而且，她以這樣的行事風格為榮，在「協理寧國府」時，鳳姐自我評價：「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第十四回，頁 104）她享受自己這種率直粗暴的性格和管理方式。這樣做自然會給她帶來一些好處，將下人們管理得比較服帖，但代價是眾人對她怨聲載道。周瑞家的評價她「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兒」（第六回，頁 50），興兒也說「如今闔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第六十五回，頁 558），鳳姐自己也清楚和下人之間的矛盾。而平兒更明言「二奶奶要是略差一點兒，早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第五十五回，頁 456），可見，鳳姐與下人們的關係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可以說，賈府的下人只是迫於王熙鳳的威勢不得不順從，一旦鳳姐有失勢的苗頭，他們一定會牆倒眾人推。反觀寶釵，她在初到賈府時，就「深得下人之心」（第五回，頁 35），在協理賈家時，寶釵開始並無舉措，得罪人的事情讓探春行在前，繼而探春立威，等於李紈、探春、寶釵三人立威，故寶釵坐享其成。然後「小惠全大體」，贏得眾人感謝。[26]寶釵只協理幾日，大有眾望所歸之勢。可見，寶釵在處理與下人的關係時十分巧妙。

（二）對「半個主子」

1. 對賈璉之妾

---

24 庚辰本第二十六回，晴雯抱怨寶釵：「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同時拒迎黛玉：「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進人來呢。」（頁 211）

25 王伯沆在第四十四回評曰：「此種私刑不知用過幾次了，此是補筆。」見王伯沆：《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彙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 462。

26 庚辰本第五十六回，眾僕婦感謝寶釵等：「姑娘奶奶這麼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頁 468）

王熙鳳對賈璉納妾一事一向十分警惕和抗拒。興兒曾提到，賈家在男子娶親前會先有兩個丫頭服侍，而鳳姐嫁過來後，都尋了不是打發走了。（第六十五回，頁 558）包括後來鳳姐抓到賈璉和鮑二家的偷情，居然在眾人面前撒潑（第四十四回，頁 355），以及賈璉偷娶尤二姐，她不但大鬧寧府（第六十八回，頁 580），得罪了尤氏（詳見下文），還逼死尤二姐。可以看出，她處理與賈璉其他女人的關係時，都採用鬧、撒潑等方式，又一次表現出直率粗暴的性格特點。不但給自己扣上「妒婦」的帽子，還斷了自己在賈家的根基。

「母以子貴」是中國古代社會不變的道理。[27]反之，婦人「無子」則有被「出」之虞，[28]而自唐以來「無子」更是位列「七出」之首。[29]《紅樓夢》全書對鳳姐的描寫絕大多數集中在她如何管理賈府，和眾人鬥智鬥勇，或者着眼於她如何表現「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醋意，但對其「母親」的身份卻鮮有筆墨。這是不合常理的。「母親」，以及其所代表的一系列特徵，如無私、奉獻、溫柔等，是當時社會對女性最主要的性別期待。[30]但鳳姐的性格恰恰與這些都背道而馳。她不甘心只做一個母親，守着自己的小院過日子。受環境所限，她無法走出家門大展宏圖，於是她就要走出院門，在賈氏家族中展現她的殺伐決斷。但是鳳姐忽略了一個問題，她如今享受的權力都是「璉二奶奶」這個身份帶給她的，但無子，必然導致她「璉二奶奶」身份不穩，其處境自然危險。鳳姐嫁給賈璉後，只生下一女巧姐（第六回，頁 50），之後無所出。鳳姐曾懷一男胎至六、七個月，但在第五十四回，為取悅賈母「效五彩斑衣」後小產。「效五彩斑衣」是否就是導致小產的主要原因不得而知。但書中對其小產原因的表述是「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無論哪種原因，總之鳳姐的男胎流產了。

第七十二回提到，鳳姐月經失調，血流不止，大有「血崩」之勢。月經被視作可生育女性的標籤，而經血大量流失，意味其生育能力的下降，甚至可以說其人生價值的降低。[31]而當時鳳姐的處境已經比較惡劣了，在人際關係以及身體狀況雙雙不利時，鳳姐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眼下困境：讓平兒產下男丁。原因如下：

---

27 語出《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197。

28 《大戴禮記》：「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高明譯注：《大戴禮記今注今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271。

29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14〈戶婚〉，第 189 條「妻無七出而出之」，頁 1055-1060；田濤、鄭秦點校：《中華傳世法典：大清律例》，卷 10〈戶律・婚姻〉，頁 212-213。

30 劉岩編著：《母親身分研究讀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229。

31 “Blood served as a dual symbol of femininity—at once emphasizing woman’s weakness and woman’s power. Ailments resulting from menstrual irregularity dwelt on woman's nature as the “sickly sex,” while blood was also symbolic of the reproductive power of the young fertile woman. Menstrual blood was both highly polluting and representative of a young woman's power and, as evidence of its importance, considerable medical attention was given to regularity of the menses.” 見 Louise Edwards,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Social Power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Wang Xifeng,” pp. 39-40.

一是平兒是賈璉妾室的最佳人選。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不讓賈璉納妾簡直是「妄想」。何況小姐出嫁，陪嫁丫頭充作男主人的妾室也是一種慣例，[32]寶玉就曾對鶯兒說：「不知將來哪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第三十五回，頁 283）鶯兒也並未反駁。況且，王熙鳳的四個陪嫁丫頭只剩平兒一個。如果再不容平兒在賈璉身邊，無疑會給她本身就以不好的「妒婦」名聲添磚加瓦，人言可畏，她必須忍痛將這樣一個一心為自己的丫頭放在房中。

二是平兒是忠僕，是王熙鳳絕對的心腹。第五十六回，平兒與探春等人交鋒，可見她維護鳳姐之意。[33]第六十一回，平兒與鳳姐私下閒談中，可以聽出她對鳳姐的關切之情。[34]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她曾對賈璉評價鳳姐：「他原行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第二十一回，頁 163）其實鳳姐與男性相處比較隨意，甚至有些曖昧。[35]或許連王夫人也在貞潔方面對鳳姐有懷疑，所以拿到繡春囊後才自信滿滿地來興師問罪。對此，已故香港紅學家宋淇先生持不同觀點，因不涉本文主旨，故不贅述。[36]總之，平兒這番話是在賈璉面前為「情敵」鳳姐正名，可見她對鳳姐確實別無二心。賈母曾評價平兒「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魘道的」（第四十四回，頁 355），賈母識人能力較高，這個評價應該比較有價值。

三是平兒是鳳姐的左膀右臂。李紈說：「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第三十九回，頁 312）賈府上下，都是鳳姐和平兒二人管理，可見平兒能力之強。[37]

由此可見，平兒對鳳姐是一個既忠心，能力又強的幫手，讓她生下男丁，不會損傷鳳姐的利益，反而會鞏固她主母的地位。但鳳姐率直粗暴的缺點再一次暴露出來。她強烈的佔有欲和嫉妒心無法容忍這樣一個德才兼備的妾室，常常阻礙平兒與賈璉恩愛。[38]第四十四回，鳳姐聽到賈璉和情婦都贊揚平兒，話語間并沒有提到平兒怎樣背叛鳳姐，鳳姐就打了平兒。可見，她對於平兒的存在是十分敏感的，而且時時都要表現出來。這導致平兒沒有機會生下男丁。然而賈璉這樣一個「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的男人，一定會

---

32 汪玢玲：《中國婚姻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頁 43。

33 庚辰本第五十六回，平兒的一番巧妙應答引得寶釵讚歎：「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怎麼做的……他們奶奶就不是和咱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頁 467）

34 庚辰本第六十一回，鳳姐欲嚴查失竊之事，平兒勸她：「得放手時須放手……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頁 511）

35 甲戌本第二十一回夾批：「阿鳳之為人豈有不着意於風月之理乎？」見朱一玄：《紅樓夢脂評校錄》，頁 126。又，王希廉認為第六回、第十二回、第六十八回表現出鳳姐與賈蓉、賈薔「暗藏無限情事」，參王希廉：《紅樓夢回評》，載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頁 550。

36 宋淇認為，王熙鳳和賈蓉的關係是程高本篡改曹雪芹原意所致，完全沒有根據。詳見宋淇：《紅樓夢識要》（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0），頁 202。

37 王人恩：〈平兒：集色、才、德於一身的「全人」〉，載閔紅主編：《百年紅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頁 131-141。

38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平兒拒絕與賈璉發生關係，說：「難道圖你舒服，叫他（鳳姐）知道了，又不待見我。」（頁 163）；第六十五回：興兒評價鳳姐：「大約一年裡頭，兩個（賈璉和平兒）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頁 555）可見，鳳姐十分提防平兒與賈璉親近。

另尋機會，同別的女性交往，[39]尤二姐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如果他日別的女人生下男孩，對鳳姐才是真正的不利。反觀「聰明人」薛寶釵，雖然她面對的情況和鳳姐不盡相同，但二人都是為了佔據並穩固賈家少奶奶的身份。薛寶釵在第二十一回，與襲人幾句閒談中，就發現此人可用，隨即有拉攏之意。[40]的確，對於想要入主賈家的寶釵而言，襲人是最好的同盟。首先，寶玉作為一個貴族子弟，不可能沒有妾室，這一點和賈璉的情況一樣；第二，襲人和寶釵性格相投，[41]二人都是表面恪守禮教，實際心機深沉之人。她們有成為盟友的基礎，日後相處起來也比較和諧；第三，襲人是與寶玉長期保持男女關係之人，[42]她對寶玉的影響力是其他人無法相比的。果然，之後二人的關係明顯親近許多。王夫人對襲人說：「我的兒，近來我因聽見人背前面後都誇你」（第三十四回，頁 271）。襲人的好話是誰講的？自然少不了薛姨媽和薛寶釵。而寶釵的拉攏果然奏效，襲人在對王夫人諫言讓寶玉搬出大觀園時，說：「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第三十四回，頁 272），特意把黛玉放在前面。姚燮曾對此評論：「偏偏先說林姑娘。」[43]馮其庸的分析邏輯更加完整：「襲人意中寶釵是賓，黛玉是主，在口中不得不連類脫之。」[44]正中王夫人心事，從此更忌黛玉。襲人也在寶玉和眾人面前對寶釵評價極高。[45]襲人這樣有城府、有心計的女孩，如此公開地褒釵貶黛，無外乎兩點原因：一是這樣的情緒太過飽滿，終於宣之於口；二是希望利用自己的言論影響眾人，尤其是王夫人和寶玉。可見，寶釵和王熙鳳的目的相同。寶釵為達最終目標，可以忍受一時的不快，放下獨霸枕席的幻想，甚至是把盟友襲人更進一步地推向寶玉，從而令其影響寶玉、王夫人的決定，繼而在寶玉身邊形成了一個包圍圈：王夫人、襲人和寶釵自己。相較於寶釵的步步為營，王熙鳳的處理方式就顯得太过單一粗暴，她一味地提防賈璉身邊所有女性，而自己又無法生下男丁。海鳴對鳳姐此舉評價說：「女子中未嘗無英雄……惟有制服丈夫，以快一時之意而已。」[46]本文無意討論當時婚姻制度中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只着眼於一個貴族女性在夫家立足的問題。鳳姐只圖「一時之快」，完全不懂排兵

---

39 二知道人曾評：「賈璉漁色之心，無時或息，諺云：『越緊越有賊。』」參（清）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頁 94。

40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寶釵聽到襲人說起苦勸寶玉無果之事後，「心中暗忖道：『倒別錯看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之後寶釵「留神窺察其言語品質，深可敬愛。」（頁 165）此番寶釵開始有拉攏之意。

41 襲人表面「笨笨的」（第七十四回，頁 633），卻從「初試雲雨」（第六回）到諫言王夫人（第三十四回，頁 272），不斷鞏固自己姨娘的地位；寶釵「罕言寡語，人謂裝愚；隨分從時，自雲守拙」（第八回，頁 64），卻「有事沒事」去怡紅院交際（第二十六回，頁 211）。

42 見庚辰本第六回襲人與寶玉「初試雲雨」（頁 47）；第三十一回，晴雯奚落襲人之語，皆是證據。（頁 244）

43 見馮其庸纂校訂定，陳其欣助纂：《八家評批紅樓夢》，頁 814。

44 同上。

45 庚辰本第三十二回，襲人提到寶玉反感寶釵的勸諫，而寶釵的反應是「寶姑娘叫人敬重，……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頁 252）

46 冥飛、玄父、箸超、海鳴、太冷生：《古今小說評林》，載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頁 642。

布陣。最終既落下「嫉妒」的罵名，又沒能讓忠心於自己的平兒誕下男丁，使得她在賈家毫無立足之地。

2. 對趙姨娘

鳳姐對於趙姨娘賈環母子，更表現出她粗暴的性格。[47]趙姨娘雖是妾室，但為賈政的妾室，賈環更是名正言順的主子。可鳳姐對他們却態度惡劣。趙姨娘也暗中通過馬道婆加害寶玉和鳳姐，這一行爲說明二人之間矛盾之深。趙姨娘加害寶玉可以理解，他是賈環繼承賈家家業的絆脚石。但鳳姐與其母子二人並無直接利益衝突。如果說因爲鳳姐是王夫人的內侄女，才導致二人分屬兩個利益陣營的話，趙姨娘與王夫人之間反倒可以做到相安無事，王夫人還找來賈環抄寫佛經（第二十五回，頁 196），甚至還幫趙姨娘追討月錢（第三十六回，頁 288）。在賈環燙傷寶玉後，王夫人說趙姨娘：「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可見王夫人表面對他們母子是寬和的。她顧忌賈政和家下眾人對她的評價。而鳳姐只是在窗戶外聽到趙姨娘的抱怨就怒罵起來，可見其粗暴。趙姨娘看似身份地位低微，不會對鳳姐在賈家的地位構成什麼影響。但事實證明，趙姨娘的作用并沒有想像中那麼渺小。林黛玉看到寶玉扣子上有胭脂，說：「就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作奇怪事新鮮話兒去討好，吹到舅舅耳朵裡，大家又該不得心淨了。」（第十九回，頁 148）這個「別人」指的是誰？誰能在賈政面前說這些直指寶玉的閒話？應當是趙姨娘母子。這種猜測的根據有二：其一，書中寫過幾次賈政在趙姨娘房中過夜，卻沒有提過他在周姨娘和王夫人處，可見，趙姨娘比較得寵，有機會對賈政私語；其二，在第三十三回，明確寫道賈環對賈政的進言，害得寶玉「笞撻」。見微知著，可見趙姨娘母子平日慣於此事。那麼，她對寶玉尚且可以如此，對王熙鳳，一個與賈政並無血緣關係的侄媳婦，更可以大膽發揮了，這自然十分不利於鳳姐在二房的工作。而薛寶釵對趙姨娘母子卻一視同仁。在第二十回，作者似乎有意將鳳姐與寶釵做對比。[48]由此可見，鳳姐只知泄憤，與寶釵的高瞻遠矚相比，相差甚遠。

（三）對主子

鳳姐對下人或者「半個主子」不敬，似乎還情有可原。事實上，她在處理與賈府中有些正經主子的關係時也一樣粗暴，本文以尤氏為例進行分析。

在平日的相處中，鳳姐直率地表現出對尤氏的不屑，因爲尤氏的性格、才能都入不了鳳姐的眼，通過以下二例可知：

---

47 庚辰本第二十回，鳳姐訓斥趙姨娘：「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頁 159）

48 庚辰本第二十回，賈環和鶯兒趕圍棋，輸了欲賴帳，引鶯兒抱怨。寶釵立即斥責鶯兒：「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後賈環回到房中，趙姨娘數落他，被鳳姐聽到，鳳姐則訓斥趙姨娘。（頁 63）

一是秦可卿去世時，鳳姐受賈珍之托代爲管理寧國府，上任之前就總結寧國府的五大頑疾：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事無專責，臨期推諉；需用過費，濫支冒領；事無大小，苦樂不均；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約束，無臉者不能上進。這等於否認了之前寧府以尤氏爲首的管理團隊。懲戒下人時又說：「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管理期間，鳳姐自視甚高，「不與眾妯娌和群」（第十三回，頁 100），明顯蔑視尤氏。而寧國府在鳳姐管理期間，的確表現出不同以往的狀態，從「自此俱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第十三回，頁 100）可以看出。這些都體現出尤氏管家不力，以及鳳姐對於尤氏能力的否定。這些都為二人妯娌關係的破裂埋下伏筆。[49]

二是尤氏對賈珍的態度和邢夫人對賈赦相似，都是順從、畏懼，特別是在丈夫好色的問題上，完全沒有發言權，任其妄爲。特別是賈珍父子對尤氏兩個妹妹的褻瀆，尤氏居然聽之任之。足可見尤氏的家庭地位之低、性格之弱。

可見，尤氏是一個既無管家之才，也無馭夫教子之術的能力的女性，鳳姐不可能欣賞她。

而鳳姐對尤氏的蔑視終於在「偷娶尤二姐」事件中徹底爆發。[50]此事觸到了鳳姐最敏感的神經，鳳姐將對尤氏一貫的看法脫口而出。當着眾多下人，批評尤氏「既沒才幹，又沒口齒」（第六十八回，頁 582）。尤氏不僅是寧國府的當家奶奶，與鳳姐平輩的妯娌，而且年紀比鳳姐要大。王熙鳳爲了泄憤，令尤氏顏面盡失。

在第七十一回中，尤氏尋鳳姐吃飯，見只有平兒在家，念及平兒當日對尤二姐的照拂，十分感念。可見尤二姐之事在尤氏心中造成很深的傷害。隨後，尤氏便離開鳳姐住所，不顧平兒挽留，進入大觀園。而後鳳姐派人來請尤氏吃飯，尤氏拒絕。雖然尤氏的確已在襲人這裡吃了幾塊點心，但這絕不是她們的正餐。因為之前平兒挽留尤氏時曾說：「這裡有餑餑，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但從身份而言，賈府的少奶奶也不可能只以點心為膳。而且，在第七十五回，作者亦描寫了尤氏與李紈這對妯娌之間的相處狀態，[51]二人之間十分隨意、和諧。由此可見，尤氏對鳳姐成見已深，[52]只是沒有機會報復，但是機會很快到來。在第七十一回，鳳姐本因尤氏之故而得罪邢夫人，在邢夫人給鳳姐難堪後，尤氏卻沒有說一句為鳳姐解圍的話，反而隨着眾人埋怨起鳳姐，[53]讓鳳姐十分難堪，繼而心灰意冷。這說明尤氏的反擊開始了。

---

49 劉瓊：〈論《紅樓夢》中王熙鳳協理寧國府失策之處〉，《文學教育》2017 年第 8 期，頁 50-51。

50 尤氏為賈璉納了這樣一位美貌、溫柔的妾室，而且獨瞞着鳳姐一個。這一次尤氏真的惹怒了鳳姐。而後鳳姐的行為，也着實惹惱了尤氏。鳳姐跑到寧國府，對尤氏賈蓉百般撒潑，使尤氏顏面盡失。連下人們都說：「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的夠了。」之後還四處散播尤二姐的負面消息，使其在賈府中聲名狼藉，最終將尤二姐折辱致死。（頁 582）

51 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尤氏用素雲的脂粉，說：「這又何妨」，表現得十分隨意。（頁 647）

52 那宗訓：〈「一從二令三人木」新解〉，收入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170。

53 庚辰本第七十一回，尤氏說鳳姐：「你也太多事。」（頁 611）

綜上所述，鳳姐自身性格率直粗暴，一旦不滿，必然要發洩出來，不懂得策略地、巧妙地解决矛盾。在平日的相處中，得罪了下人、趙姨娘、尤氏等人，在鳳姐地位日漸不穩時，這些人都會加速鳳姐的敗亡。

四、結論

王熙鳳是《紅樓夢》這部巨著中，最令人唏噓的角色之一，當日眾人擁簇，最終盡失人心。她也是書中最有魅力的角色之一，因其語言生動、性格立體、形象豐滿。正是王昆侖所說：「恨鳳姐、罵鳳姐、不見鳳姐想鳳姐。」[54]關於王熙鳳的性格，前人已指出其具有精明、陰險、狠辣、貪婪、男性化等諸多特點；關於王熙鳳與賈家女性家族成員之關係（包括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寶釵、林黛玉、尤氏等妯娌），前人亦論述頗豐。看似這兩方面研究都已近飽和，其實不然。我們應當進一步指出鳳姐的性格中和人際關係直接相關、而非間接相關的特點，並指出這些特點影響她的人際關係，繼而使其走向末路的具體過程。這正是本文的研究內容。經過分析，本文發現王熙鳳共有三個性格弊端：目光短淺、城府不深、目中無人。這三點導致她將賈府中上上下下的女性盡皆得罪，只待庇護她的日薄西山的賈母歸天，鳳姐的末日即刻到來。而鳳姐卻沉浸在討好賈母所帶給她的榮耀當中，不知反省，不懂收斂，不尋退路，最終落得悲慘結局。本文認為，鳳姐失敗主要是因為她沒能按照儒家禮教對女性的要求規範自己的言行，不符合當時社會大環境對女性的性別期待。鳳姐個人言行與社會大環境要求不符，逆潮流而行，這意味着她必然失敗。按照儒家禮法和當時社會的規定，已婚女子最重要的兩件事：上孝公婆，下承子嗣，鳳姐都沒有做到。她一味着眼於眼前的利益，按照自己的好惡行事。一味爭強好勝，導致身體虧損，難以生育。又不肯與人分羹，培養對自己有利的妾室。隨着她年歲漸長，無男丁必然對她越發不利；同時，對掌握管束權的正經婆婆邢夫人只是「應景兒」，尊敬、親近的程度遠遜於對自己的娘家姑媽、夫家嬸母王夫人，且讓邢夫人感覺出來她的差別對待。這無異於自尋死路。邢夫人如果對鳳姐施以顏色，任何人沒有資格干涉。雖有賈母庇護，且不論賈母時日無多，即使她健在，邢夫人給鳳姐難堪，賈母亦無話可說，[55]遑論王夫人。且如上文所述，鳳姐亦見罪於王夫人。鳳姐與掌握自己生殺大權的婆婆不睦，前景必然淒慘。

平的一輩，鳳姐又因為率直粗暴，處理問題方式單一，將現在的（尤氏等）、將來的（林黛玉、薛寶釵）妯娌盡皆得罪。這些人雖然不能對她的前途起到決定作用，但對她在賈家的生活品質一定有不小的影響。譬如同事之間，如果互相不支援工作，那必然導致工作難以開展。更有甚者，在背後挑唆生事，也許會給鳳姐以致命打擊。第七十一回尤氏的反擊就是證明。

---

54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頁 76。

55 詳見庚辰本第七十一回，頁 611。

鳳姐對下人苛刻，動輒呵斥、打罵，眾人早已怨聲載道。雖然下人的作用微弱，但「牆倒眾人推」，賈家下人慣會見風使舵。可以想見，他們在鳳姐失勢的過程中，應當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以上是本文的研究發現，簡而言之，即王熙鳳的性格是如何導致她最終失勢於賈家的。但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討論：比如，王夫人對鳳姐不滿，是否有明確地證據？本文只是通過鳳姐符合王夫人厭惡的女子（如晴雯）之性格特點、鳳姐做事不甚顧忌王夫人（如欲攆周瑞之子），以及王夫人欲培養寶釵取代鳳姐幾件事推測王夫人亦不滿鳳姐，但書中並未見明確的表述，故此事還需斟酌。

本文只討論了王熙鳳與其他女性之關係，並未討論與其夫賈璉之關係。邢夫人雖然是王熙鳳的婆婆，但只是繼室，並不是賈璉生母。故如果賈璉肯庇護鳳姐，鳳姐仍有指望。依據前八十回的內容看，賈璉對王熙鳳雖有不滿，兩人還算恩愛。在之後究竟發生何事導致賈璉對其深惡痛絕呢？[56]這其中和鳳姐自身的性格又有何關聯呢？關於這一點雖有學者提出過相應觀點，但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考證。

56 舒蕪認為，鳳姐與賈璉的閨房生活充滿了爾虞我詐，那麼，之後鳳姐遭難之時，賈璉不聞不問也是情理之中。舒蕪：〈璉、鳳的閨房〉，載氏著：《說夢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186-188。本文對此不敢苟同。前八十回的確寫了鳳姐在金錢、權力方面處處壓制賈璉，雖然賈璉對此時有抱怨，但總體來講是接受的，對鳳姐的行為是縱容的。（詳見第二十三回，頁 176。）因此，筆者推測，賈璉之後厭棄鳳姐應該是又有大事發生，使得賈璉忍無可忍，遂對鳳姐採取措施。